

三才廣志

屯田上

要語

漢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說武帝屯渠犂始有屯田之規成於昭宣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大抵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歷代或民或兵蓋不一也

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頒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循夕課曰考甸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勉之令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功事達之於上上制祿食復之於下敘其勞也渠犂之屯昉于孝武張掖之屯倣于孝昭

充國畱田於漢鄙坐制先零重華給未於唐軍卒
全振武羊祐耕屯得十年之儲郭元振開置有數
十年之積

漢武帝屯田車師渠犂於是始有屯田之名趙充
國畱田金城於是始有屯田之利

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
者游兵則有趙充國之策令諸典農不復以適事
雜亂專以農桑為務則有司馬芝之議相士處民
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有如國淵大治諸陂穿渠
溉田又通運漕之道有如鄧艾每屯百三十人就
高為堡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有如韓重華

三代之隆寓兵於農因厥井田以奠軍賦出則兵
居則農如左右手莫觀厥害自秦人開阡陌趣利

急戰而良法掃地矣。餘漢以來弗克復古。因世制宜。有足稱者。上郡河西分建屯官渠犂。張掖調遣將吏臨羌之屯。充國力厭議許下之耕。棗祗薦厥功。貳資步士。或募諸民。唐諸道為屯九百二十有二。如張儉治朔州韓重華田振武王起開邠寧畢誠。昔河西皆傑出。間見追于今。稱之。

漢屯田渠犂

屯田輪臺

屯田軍師

屯田莎車

屯田烏孫

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二師將軍李廣利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拔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造屯田卒詣故輪臺以

東置校尉三文分護各舉圖地形通溝渠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者詣田所益溉田稍繁列亭連城而以威西園輔烏孫為便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今諸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由是不復出軍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扞弥太子賴用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意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發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車師降漢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

奴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匈奴遣騎
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
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
城中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此
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
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
候出車師北胡騎引兵去吉迺得出渠犂凡三校
尉屯田於是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以車師故
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是歲元康四年也
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張騫始開西
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
者至宣帝詔吉既為都護於是徙屯田於北胥

鞬披莎車之地也田校尉始屬都護

辛慶忌傳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

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上從相言而止

匈奴傳地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軍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以寃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屯車師地以實之明年匈奴遣左右大將屯田右地後二歲匈奴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

元紀建昭三年秋甘延壽陳湯擣發戊己校尉屯

紹紀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元鳳三年正月詔曰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注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犂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令教自名所賜與勿取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食貨志武帝元鼎六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注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

李陵傳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復置屯張掖

鹽鉄論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

漢伊循屯田

西域傳昭帝元鳳四年傳介子刺接蘭王立尉屠
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國中
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時屯田積穀令臣得
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史士四十人田伊
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

漢金城屯田

晉田十二便

趙充國傳元康三年先零興諸羌種豪解仇交質
充國曰宜遣使者行邊兵兩府白遣義渠安國召
先零諸豪三十餘人斬之諸降羌恐怒却畧小種
背畔犯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上問誰可將者充
國曰無踰老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充國至金
城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
後士卒先計後戢酒泉太守卒武賢奏以七月上

旬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升在鮮水上者拜
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冊充國迺上書陳言利害
曰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獨思
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升
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以今進兵不見其
利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上賜書曰急因天時大利吏
吉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充國度先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弊作奏未上會得進兵至書曰
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田臣聞兵者所以明
德除害也故卒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用用糧穀歲十九萬九千六百
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葉二十五萬二百

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文恐他夷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其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鄯多懷敗也臣前部士八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番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一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鄯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至冬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畊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即益積蓄省大費今有司農所轉穀至者

足及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薄惟陛下裁
許上報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
得決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蚩蚩習俗殊於禮義之國然
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
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遊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
主輟師罷兵萬人番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
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凡解前
後降者万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
反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番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番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不得歸肥饒之地

貧破其衆以威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反田一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秦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
至臨羗以肅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色以
間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八塞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震於風寒之地離霜
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
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
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
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播令可至鮮水以制西
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鋒
後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晉元曰得十二便出兵
失十二則上復賜衆曰虜聞兵節罷且丁壯相聚

攻獲田者將何以止之充國奏曰今當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植拔熬不絕便兵弩箭關其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屯田為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虜見萬人番田為必勝之具其歸德宜不久矣虜且必瓦解其說而自破之冊也充國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頭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聽其計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慶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

斬首二千級中郎將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
國所降虜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畜充國屯田
二年五月充國奏羌本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
百級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
六千人定計遠脫與煎鞏黃氐俱亡者不過四千
人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其秋羌共斬先
零大豪猶非揚王首及煎鞏黃氐之屬四千餘人
降漢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漢隴西屯田

馮奉世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五種反遣
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為名十月兵畢至隴西
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者數十級餘皆走出塞
上曰羌虜破散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願番屯田

要亭慶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

漢建武屯田

後傳劉隆建武四年平李憲遣隆屯田於武當

馬援建武四年冬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張純

建武五年拜太中大夫監諸將營將兵屯田南陽

王霸建武六年為討虜將軍屯田新安鄭興

詔番屯成都

漢順陽屯田 南陽屯田

李通傳建武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勇將軍

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延岑還屯田順陽屬南郡

漢廣武屯田 柳中屯田 漢陽屯田

後傳杜茂建武七年詔茂引兵屯田晉陽廣武

以備胡寇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

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茂亦建屯田驢車
班勇延光二年夏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
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時加
三綬而龜茲王降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
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
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梁慄為西域副校
尉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洪發關中兵
送慄都護段禧騎都尉趙博及伊吾廬柳中屯田
吏士二年春還至燉煌 傳奏為漢陽太守叛羌
懷其恩化並未降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漢三營屯田

郡國志注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

印數歲十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刁遺郭泰破樓亭

歷絕城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謂者分築烽候堡壁稍興立即縣十餘萬戶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以充實之

馬援傳十一年夏坐書拜隴西太守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弃之援言不可帝然之詔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客反舊邑援為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部中樂業乃罷馬成還

案傳有票騎將軍杜茂十二年將弛刑守邊築亭候亦建屯田北边而王霸為捕虜將軍詔弛刑與茂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則助茂者也馬成十四

年為楊武將軍屯中山常山并領建義朱祐營又
代杜茂治障塞皆十里一限則繼茂者也焉援十
一年守隴西開水田勸耕牧二十一年築堡塞擊
烏豆則與漢官相應者也但是時援為伏波非中
郎將補注凝有誤

漢紀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軍士屯田糧儲差
積令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卷城宮詔比狄尚疆屯田警備

漢屯田伊吾 宜未都尉

紀明帝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出高關
奏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尉耿秉出居延騎都
尉朱苗出平城伐比叵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
番兵屯伊吾廬城注本包奴中地名既破呼衍取

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章帝建初二年三

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和帝永元二年五月己

未遣副校尉關鑿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四年正

月遣左校尉景護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

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順帝永建六

年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竇固傳帝欲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永平

十六年固率酒泉塞擊呼衍王追至蒲類海番吏士

二千騎出酒泉塞擊呼衍王追至蒲類海番吏士

屯伊吾盧城

西域傳燉煌西出玉閨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

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

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

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其
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
伊吾以制西域焉安帝元初六年遣行長吏索班
將千餘人屯伊吾順帝永建六年復開設屯田如
永元時置伊吾司馬一人

漢護羌屯田

鄧訓傳章和二牟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
遂吾等諸羌怒欲報怨公卿奉訓代紆為校尉訓
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遂唐於寫
谷遂唐遠徙餘皆歛塞紉質遂罷屯兵各令歸郡
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城郭塢壁
而已

後西羌傳永元中侯霸為護羌校尉擊城叛羌西
海及大小榆谷無復羌寇陶震相曹鳳上言以為
且及此時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
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者委輸之役上從之繕修
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於是拜鳳為
金城西部都尉將徒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言
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
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番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
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羌叛乃罷
漢遼中屯田

西羌傳順帝永建元年隴西羌反校尉馬賢擊之
皆降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厥
田惟上沃野千里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

豐美土宜產牧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而軍糧足故孝武老武塞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徙者歸舊縣繕城郭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比地上郡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其冬韓浩為校尉明年因轉湟中屯田置西河間以逼郡羌馬續代為校尉西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見圖乃解仇傲備續欲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

順帝紀陽嘉元年十二月庚戌置玄菟郡屯田

通鑑漢建安元年中華以來天下亂離民弃農業
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畧飽則
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素紹在河北
軍人仰食桑棧素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
州里蕭條曹操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
不足羽林監棗祗建議屯田曹操乃下令以祗為
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
一作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
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
糧之勞遂能兼并郡據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
峻建安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萬餘聞本土安寧
皆企望思鄉

魏志太祖欲廢置屯田使田淵典其事相土處民

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

漢合肥屯田

芍陂屯田

漢書云魏

通鑑

魏志

建安五年冬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

刺史嚴象庐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衆數万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時揚州独有九江馥卑馬造合肥望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方數於是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陂以溉稻田官民有蓄乃聚諸生立學校又為富城壘多積木石以修戰守之備

魏武紀建安十四年七月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晉志建安中魏武以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

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陂以溉稻田公能

有續歷代考刊

魏倉慈傳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
經集都尉

漢諸葛亮屯田渭濱

蜀志建興二年春務農殖穀閑閑息民三年三月
丞相亮南征四郡皆平九年二月圍祁山始以木
牛運十年休士勤農於黃沙作沱馬木牛畢教兵
講武十一年冬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曰治斜谷
即閣十二年二月由斜谷出始以沱馬運

諸葛亮傳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沱馬
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
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水經渭水東逕武功縣北注諸葛亮與步騭書曰
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亮表云臣遣虎
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
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漢水又東黃沙水左
注之注溪曰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亮所開也

呂乂傳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裝供繼軍糧

吳志廣武五年春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
廣農畝報曰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
四耦欲與市均等其勞賜呂蒙尋陽屯田六百戶
曹公遣朱光為庐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破
魏淮南北屯田

通鑑正始二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
蓄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

東至壽春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
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糧可省
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准北屯二万人准
南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方人且田且守益開
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全五百萬斛
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則
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宣王善
之是歲如開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每東
南有事大吳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者有
儲而無水害

晉志載鄭文公云云宣王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
北臨淮水自鍾離以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

里置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至京師農官屯兵鷄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兵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魏志文帝以譙舊鄉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黃

初中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卒軍東征

王即傳

徐邈為涼州刺史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鄭

澤於蒲相二縣界興破邊開稻田梁習表置屯

田都尉二人王昶為洛陽典農勸勸百姓墾田

特多胡質都督青徐廣農積穀有萬年之儲置

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

待敵海邊無事

王基曰江陵有沮漳二水溉漚

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
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陸分據夏口順
沮漳資水浮穀而下 素渙新募民開屯田民不
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樂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從之
百姓大悅

並本傳

晉襄陽屯田

列傳羊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
夏綏懷遠近得江漢之心吳石城守法襄陽七百
餘里祜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
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始至軍無百日糧及至季
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出軍行吳境
刈穀為糧皆計所收送絹償之贐江徭如砥權袂

同歸杜預都督荊州吳平還鎮脩召信臣遺迹
激用泄消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彊刊石使有
定分通零挂之漕周訪在襄陽務農訓卒劉弘
都督荊州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陶侃
為荊州百姓勤於農殖桓宣鎮襄陽勸課農桑
或載鉏耒於輅軒或親芸獲於隴畝范汪上疏
曰桓宣剪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田疇墾闢生產
始立襄陽頃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
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桓冲詔以荆
州飢荒能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
扶風王駿鎮關中勸督農桑与士卒分役已及
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

食貨志咸寧元年十二月詔以勸農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如屯田法元帝為普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非宿衛要任皆令赴農軍各田作即以為廩大興二年三吳大飢百官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軍興以來征戰遭運用度殷廣而游食者以十萬計間者流民奔東吳今已還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汎人興復農官功報堂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公私蕪濟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趙充國農於金城平先零諸葛亮耕於渭濱抗上國魏武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屯屯田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大功克季又曰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今中川蕭條耆耆一方之

會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
鎮綏集流散專安農功諸軍不對敵亦皆齊課

刊傳溫嶠明帝時奏軍國要務曰司徒置田曹豫州一人勸課農桑
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籍田廩犧之官宜如舊制立此二官

殷浩上疏北征許洛開江西畧田千餘頃以爲軍儲 蔡謨議曰昔祖

士稚在燕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特將
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得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
竟不得其利

晉石鑿屯田

食貨志穆帝升平初荀勗爲美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鑿
公私利之

隋志北齊乾明中蘇瓌上議脩石鑿等屯歲收數十萬石淮南糧足皇建
中蘇憺開督亢陂置屯田又河內宜粟永年屯

齊吏高祖勅垣崇祖脩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珍虜寇
昔魏置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
儲仰宜勉之

南齊祖冲之作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元魏發河北數州田
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范詔為西道六州營田
大使勤於勸課頻歲大獲

隋屯田 營田

北史元魏大統十二年大旱祕書丞李彪請立農官取州郡户十
分之一為屯田人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

隋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緣邊城守之地皆營屯田置都使子
使以統之子使當田五千頃歲終考其所入隋開皇三年令州
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安貞塞下又於河西立保寧

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

唐太原屯田代州屯田

通鑑武德六年十月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請屯田太原歲收數千斛十一月辛巳秦王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列傳竇靜爲并州府長史高祖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靜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張公謹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 賣軌度義必爲患始屯田松州 李素立領瀚海都護開屯田虜寇畏威

唐朔方營田營州屯田

列傳張儉高祖時迁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儉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李靖平突厥儉按代州都督勸墾田力

耕歲數稅私蓄田乃違平糶法入之官

宋虞稷爲河北度

營田使元宗時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不數年倉廩充
姜師度神龍初爲河北度營田使始所濬於前門以限
奚契丹元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使度脩築使徙同州刺史
史泚洛灌朝邑河西三縣開河以灌通靈陂收弃地二千頃爲
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詔褒美

唐軍府營田 屯田頃畝

東都營田

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擇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
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
殖地畧與其功庸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
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循行蒞輪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地
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与歲之豐凶爲三年具民田歲
獲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十人勛收隸司農者

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
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
年詔屯官叙功以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
糧方春屯官循行諷作不時者凡天下屯田收穀
百九十餘萬斛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
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
所易地而耕以官兵

百官志也田郎中掌天下屯田司農有諸屯監一
人丞一人掌營種屯田會功課屯主勸率營農督
勸地課每屯主一人副一人諸治監令掌鑄兵農
之器給軍士屯田

通典大唐開元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
十頃以下二十畝以上為一屯餘州鎮諸軍者每

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請分取荒閑
無籍廣占之地其屯官取勲官五品以下及武散
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
堪者充據所取斗斛以定等級為功優劣天寶八
年天下屯收穀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閏內
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
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
二十六萬八千八十石隴右十四萬九百二十石

六典天下諸州屯九百九十有二河東道一百三
十一屯大同軍四十橫野軍四十二雲州三十七
朔州三蔚州三嵐州一蒲州五閩內道二百五十
八屯北使二鹽州監牧四太原一長春十單于五
十一定遠四十泉城四十五西城二十五勝州十

四會州五鹽池七原州四夏州二豐安二十七中
城四十一河南道一百七屯陳州至壽州河江西
一百五十六屯赤水至天山隴右道一百七十二
屯渭州至西使河北道二百八屯幽州至渝關劍
南道九屯萬州八松州一開元二十三年河南道
陳許豫壽又置百餘屯二十五年敕以為不便并
長春田三石四十餘頃並分給貧民

會要開元八年六月同州刺史姜師度奏營田長
春宮使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敕新豐朝邑屯
田令長春宮使檢校

列傳常弘機高宗時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
官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李元絃當國特廢京
師畿田議者歎置屯田元絃曰軍國異制以閱手耕

井地者饋運軍糧於是有屯田內地為屯古未
有也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遂正
畿鄴上疏論陵陽渠以內苑菁稻驗之秦地膏腴
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
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帝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
一農歲錢九萬六十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餽丁
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
恐終歲獲不酬費願少連留守東都表禁苑及
汝閑田募耕以便民杜亞正元中留守東都奏
墾苑中為營田可減度支歲廩詔許之先是苑地
可耕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

唐井州屯田

郭元振傳武后拜為涼州都督元振遣甘州刺史

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糶場數十斛支廩十年牛羊被野

陳子昂傳武后時子昂上言涼州歲食六萬斛其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城河西咽喉地廣粟多戶止三千勝兵者少也田廣夷倉庫豐衍瓜肅以面皆仰其餽一句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發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大入則河西河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後世為邊患

六典甘州一十九屯

通典上元中南齊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也壽
春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河間王孝恭遷荊州大總管置屯田立銅冶百姓
利之

唐嘉禾屯田

唐文粹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續頌其序曰自羯
戎亂常兵連不解十有四年編戶三耕其二歸耕
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夫古者八
家為一鄰一家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與師十萬內
外騷動不得操耒耜者七十萬家今乃一夫家食
一伍餘子衣一卒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
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德初代宗相國
元公唱其謀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其統

事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為屯求天下良材善政以食為首者掌其務有都知郡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為之官府官府既建吏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大夫有五上下相維如郡縣告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此其所以為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役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稼器脩稼政陳三壤之種以歛其始考九農之要以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掌其事浙西觀察兼吳郡贊皇公謹擇暇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為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元年冬收若干斛數与浙西六州租稅埒頌曰夫伍菽布薪封豨豬早則溉之水則浚焉曰雨日霽以溝為天

唐耕河中

通鑑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拔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唐豐州屯田

食貨志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亟布帛先給田者據佑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一關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

婁師德傳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給無

轉餉和糴之費

李景畧傳拜靈州刺史地瘠鹵乃鑿咸應永清二渠既田數百頃

唐北庭屯田

劉昌傳正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出五原尋授京西行營田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庭行營兼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挹彈箏峽又西等保定扞青石巔凡七城二堡旬日就十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畧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卒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

裴識傳宣宗以識師經原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將士守邊者立戍限滿者代

唐鄭滑營田

李復傳正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以復代復下全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

唐振武屯田 邠寧屯田

食貨志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汴河舟溺甚衆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又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軍京西營田和采水陸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來耕耕牛假借種糧使償所負粟三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一百三十人耕百畝孰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

餘里列柵二十畧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斛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靈武分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大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分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土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盧坦傳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陸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

盧簡方傳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沙陀異附

唐靈監屯田

李聽傳夏綏銀省節度使又靈監部有光祿久廢

懿德治廢屯田以省轉輸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

人類其贊

唐郾城屯田 頌

高 簡傳蔡平詔折四縣為澶州拜承簡刺史治
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澶澶綿地二百里無復水
敗皆為腴田將吏立石頌功

唐紀大曆八年八月甲子廢華州屯田給貧民
唐涇原屯田

楊元卿傳穆宗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
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
六年涇人德之 段秀實為營田官

唐義昌營田紀功

殷侑傳文宗即位李同捷既平帝以侑嘗為滄州
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是瘡痍之餘骸

骨蔽野壠里生荆棘脩單身以官與下共勞苦以
仁惠為治歲終流戶襁屬而還遂為營田丐耕牛
三萬詔賜度支帛四万匹佐其市初州兵三万仰
粟度支脩初至一歲自以賜入贍其半二歲則周
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廩儲盈腐上下便
安請立石紀功

他田下

宋端拱河北營田

營田使

方田

端拱二年二月壬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副之右諫議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副之先是自雄州東際海多積水戎人患之未嘗敢由是路惟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無閼故多從入寇議者以為宜作方田實邊廩而限戎馬於是命使欲大興營田也癸亥詔曰河朔之間富有暇之地法其井賦令作方田三農必致於豐穰万世可知於利澤先是雍熙三年岐溝關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地耕桑失業者衆化戍又倍於往日故遣恕等為方田積粟以實邊

會要凡諸路惟襄定唐州三有營田使而河北河東轉運使無之

導化河北屯田

屯田使

導化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壬子以六宅使何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大理寺丞黃懋充判官懋嘗言河北州郡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乞興水田三五年內必獲其利太宗嘉之以承矩初至滄州建屯田之議因遣按視復奏咸如懋言即令承矩領護以為佐發諸州戍兵方今人給其後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置斗門引淀水灌溉是年八月稻熟民賴其利承矩載稻穗數車送闕下先是四年三月六日甲午承矩言欲因水利大興屯田以便民從之今河北諸郡發卒墾田懋以臨津令上書請興作水田

志河北屯田治平三年有田三百六十七頃得谷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咸平營田務

周廣德三年正月乙丑罷戶部營田務以民隸州縣襄州荒田

四百八頃餘八十畝唐州一百七十頃咸平二年四月轉運使景望奏置
營田務二十四日望及朱台符蕭本路制置營田五月乙酉從其請每
歲於屬州縣借人牛夏又差轉田夫六百人刈稻夫千五百人歲入甚
廣後轉運張選改其法召人戶四十二万未幾人戶請免之務遂廢
景德二年轉運許遜復奏興之天聖四年轉運使言非便詔遣此
田員外郎劉漢傑同定利害漢傑言得不補失九月辛未詔廢
之以田賦貧民每頃輸稅五分

會要景望知襄州與通判何臨規度言襄陽縣有渾河溉
田三千頃宜城有蠻河溉七百頃又有池田三百餘頃請以農隙調
夫五百築隄堰於荆湖市牛七百頭真宗曰此田久廢此足為
勸農之始詔望躬按視望請大理丞武程總其事程言不便
咸平屯田論

咸平四年九月癸酉太子中舍張宗誨獻屯田論篇召議賜第

咸平屯田務

屯田使

景德屯田圖

咸平四年十二月壬戌陝西漕臣劉綜言鎮我軍古原州地材沃歲輸芻糧四十五萬為錢五十餘萬請置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軍二千人牛八百頭立屯耕殖於城北至木峽口及城前復置堡寨命知軍李繼和為屯田制置使令安國鎮有告制置城壕戍鎮記謹錄上進後之五年六月丁亥以知雄州何承矩兼制置屯田使五年正月甲寅馬濟建議自靜戎軍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軍置水陸營田以隔胡騎詔石普護其役六年九月十三日庾子晉言浚營田河畢功十月知保州趙彬奏決鵝陂泉又分徐河水南注運渠置水陸屯田以開庾辰詔保州都監王昭遜與彬同領景德元年四月辛未詔保州置屯田兵籍十月詔相州草地不宜牧馬者官置牛具選習耕兵士置也田莊二年正月丙辰詔定保雄莫霸州順安平戎信安軍長使兼制置屯田事舊兼

有如故三月詔保州塘水以溉屯田令官吏按視勿廢前功九月戊辰
發漕薛顏言施於芋州屯田歲獲粟萬餘石三年十二月己卯
趙彬請於保州城東北廣屯田以圖米餼上曰邊封徵警當勸課
農民咸使樂業不必侵畝詔妨墾殖祥符二年六月辛卯彬請
增屯田務兵五百人五年正月令保安軍稻田務旬具墾殖功狀以
聞七月六日河北安撫副使賈宗言緣邊塘泊隄道圖下屯田
司遵守九年三月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為屯田務保州歲墾
八十頃天禧四年四月盧鑑增至百餘頃景德元年四月六日
遣郭盛乘傳詣靜戎順安視河渠嘉祐四年監銖判官楊佐
等注保州視屯田塘泊隄道以圖上之命河北提刑薛向都水丞
孫琳同張茂則相度興修六年三月一日河南屯田使漕偕請
罷每歲進屯田司地圖從之熙寧四年二月十三日興治保州水
田二十二日詔河北緣邊屯田務田悉以賦民官兵皆罷九年

二月二十三日薛向奏安肅軍之東舊屯田務稻田南有二淀詔令相視元豐二年十二月知定州韓絳以封椿錢市地為屯田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定州路安撫兼都大制置屯田使雄保州兼屯田使通判兼判官

慶曆緣屯田

慶曆元年十月十八日甲午命陝西漕司度隙地置營田務辛丑詔陝西都總管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計二年正月乙丑假同州沙苑牧地為營田未幾罷五年七月通沿邊吳浞塘泊下河北屯田司為定制十二月詔陝西四路總管及轉運並兼營田使六年五月丁亥命戶部副使夏安期使陝西與提刑曹穎叔相度興置緣屯田卒不果成熙寧五年四月十日延州守趙鼎請括閑田置弓箭手初高上營田議曰昔趙充國興屯田以破先零唐李德為檢校營田使而河西隴右三

一百六十屯歲入六十餘萬石今陝西關土未耕願募民墾闢至是復有是奏七年十月七日秦鳳提刑鄭氏憲以熙河營田圖籍入對詔無提舉熙河營田弓箭手

紹興屯田集議

營田官

紹興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庚申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言承詔條書屯田利害退而考閱漢昭帝始元二年屯田張掖始有屯田之令趙充國置屯以困羌曹操屯許下諸葛亮屯渭濱鄧艾屯於隄南羊祜杜預屯於荆襄應詹屯於江西荀羨屯於石谿皆有遺跡可攷隋唐以來頗采舊聞行之至今沿江諸郡尚有屯田稅租之名則江湖亦嘗屯田矣淳化以來始用何承矩措置北边屯田開墾濬之利以限北虜西北二边相繼益廣屯田淮南京西雙路率常行之天聖二年封事請鬻福建屯田朱諫奏罷

估賣則屯田嘗行之福建矣今以古今屯田利便可施於
江浙者纂其大畧魏曰屯田集議詔付戶部二年三月七日
減淮南營田租入四月二十四日詔劉光世措置七月二十四日
諫吳表臣言安復漢陽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田有條理
詔獎大諭曰得魯偃之重轅同漢將之番田十月十八日命
孟度韓世忠措置建康江南北岸荒田將兵馬屯田依
陝西弓箭手法以省國用十二月二十八日甲寅言曰謂陳
規屯田深得富兵於農之意今淮南欲行之詔條畫以
聞三年二月七日左司張綱等言陳規所陳屯田營田分
為二事未合古制欲命安撫鎮使各兼營田使從之癸
巳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
以歲課多寡為殿最四年八月五日侍御史魏矼論淮東
屯田利害上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今日急務也胡

松年對屯田唯荆難解潛畧措置餘皆虛文無實効五年十
二月詔諭諸帥曰朕考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
講屯田之制充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始用於
許下而遂收百萬斛之饒先積粟以為資乃厲兵而必戰
八日詔吳玠於梁洋成鳳岷州措置官莊屯田已就緒救持久之
二十六日遣屯田郎樊賓隨都督往江淮等路措置屯田六年二
月庚子諸路宣撫制置大使兼管田大使壬寅宣撫兼管田
使六月二十日丁巳管田官王弗侯對上謂輔臣曰二年就緒庶
寬民力昨在會稽^臣曾書趙充傳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
七月六日壬申詔提領江淮管田公事置司建康樊賓為之王
弗副之七年六月乙丑詔帥臣兼提領管田九月吳玠於興元洋
州管田收支万石詔獎之八年三月以玠管田法告示諸軍十五
年正月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於階成二州開管田依秦州界凡

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石減成都糴三之一丁卯後其請十六年三月工部奏立營田賞罰法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庚子兵部侍郎陳俊卿措置淮東堡寨屯田五月甲辰俊卿請募民耕荒蠲其繇役復租七歲十月二十九日汪澈奏開襄陽二縣募兵民雜耕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為名命姚岳兼領

隆興初陳之茂建堀圍田之議

紹興江淮屯田

紹興六年二月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行之未見其效張浚出行也因出戶牒錢三十萬緡為本於是官田逃田並拘籍每五頃為一莊每莊官給牛五具種子農器副之命樊賓王弗同推行焉七月帝又置

營田司

隆興營田

十說

隆興元年五月十七日丁未臣僚言營田十說一日擇官必審魏武
用任峻司馬懿用鄧艾是也二曰募人必廣趙充國番禹二百
八十一人李彪請取戶十分之一是也三曰穿渠必深充國浚漕渠
鄧艾開河渠是也四曰鄉亭必修充國繕鄉亭是也五曰器
用必備充國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屯張掖魏屯許
昌是也七曰食用必充充國屯田用穀月二万七千餘斛是也八
曰耕具必足李彪請以雜物市牛唐開元二十五年一頃五十畝配
一牛是也九曰定稅必輕晉應詹上表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李彪
上表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
督課長吏以穀多少為殿最齊武成河清中詔營屯田歲終
課所入以論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

二年正月劉寶具到見管營田官莊四十二所田四百七十五頃八
十五畝官兵五百五人客戶二百六十五戶

乾道屯田

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詔郭振於六合措置屯田已就緒淮南東路屯田令郭振王弗周淙條具措置王弗等言紹興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旨揮以五十頃為一屯作一在三月十一日詔淮西北荆襄令沈介張松王炎楊炎王彥趙搏等措置五年正月徐子寅為大理正措置兩淮屯田官

元屯田

古者寓兵於農漢魏而下始置屯田為守邊之計有國者善用其法則亦養兵息民之要道也國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為慮蓋甚詳密矣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舉為之亦未嘗遺其利

焉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重夷腹心之地則有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今故著其建置增損之舉而內外所轄軍民屯田各以次列焉

左衛屯田

世祖中統三年三月調樞密院二千人於東安州南永清縣東荒土及本衛元占牧地立屯開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為軍二千名為田一千三百一十頃六十五畝

右衛屯田

世祖中本衛軍二千人於永清益津等處立屯開耕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戶所其屯軍田畝之數與左衛同

中衛屯田

凡此衛軍人數與左衛同為田一千三十七頃八十二畝

前衛屯田

此衛屯田與左衛同為田一千頃

後衛屯田

此衛屯軍與左衛同為田一千四百二十八頃一十四畝

武衛屯田

凡衛屯軍三千名為田一千八百四頃四十五畝

左翼屯田万户府

凡衛屯軍二千五十一名為田千三百九十九頃五十二畝

右翼屯田万户府

為軍一千五百四十名為田六百九十九頃五十畝

忠翊侍衛屯田

為田二千頃後移置屯所不知其數

左右欽察衛屯田

凡衛屯軍左手千戶所七百五右手千戶所四百三十七名欽
察千戶所八百名為田左手千戶所一百三十七頃五十畝
右手千戶所二百一十八頃五十畝欽察千戶所三百頃

左衛率府屯田

凡衛屯軍三千名為田一千五百頃

右仁衛屯田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發五衛漢軍二千人於大寧等處創
立屯田分置兩翼屯田千戶為田二千頃

宣忠扈衛屯田

文宗至順元年十二月命收取訖一万斡羅斯結地一百頃
立宣忠扈衛親軍万户府屯田依宗仁衛例

大農司所轄

為戶三千二百九為田一万一千六百一十四頃四十九畝

營田提舉司

為戶一百七戶為田三千五百二頃九十三畝

廣濟署屯田

為戶一千二百三十戶為田一万二千六百頃三十八畝

淮東淮西屯田

世祖至元十六年募民開耕連海州荒地官給禾種自備牛所得子粒官得十四民得十六仍免屯田徭役屢欲中廢不果二十七年所轄提舉司一十九處併為十二其後再併止設八處為戶万一千七百四十三為田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三頃三十九畝

豐閏署

為戶八百三十七為田三百四十九頃

寶抵屯

戶三百戶為田四百五十頃

尚珍署

戶四百五十六為田九千七百一十九頃七十二畝

大同等虞屯儲總管府屯田

為戶軍四千二十民五千九百四十五田五千頃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屯田

為軍三千為田四千二百二頃七十九畝

嶺北行省屯田

為戶四千六百四十八為田六千四百餘頃

大寧路海陽等處打捕屯田所

為戶元撥并召募共二百二十二為田二百三十頃五畝

浦峪路屯田万户府

戶九十戶依舊立屯為田四百頃

金復州万户府屯田

為户三千六百四十一為田二千五百二十三畝

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

軍户三百户續增漸丁五十二户

南陽府民屯

户六千四十一為田一万六百六十二頃七畝

洪澤万户府屯田

為户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四名為田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二頃十一畝

壽陂屯田萬户府

為屯户一万四千八百八名

德安寺虞軍民屯田總管府

屯軍五千九百六十五名為田八千八百七十九頃九十六畝

陝西屯田總管府

後存七百六十六戶渭南屯田一千二百二十二頃三十一畝

陝西等處萬戶府屯田

威戎屯田四百六十三戶威戎一百六十四頃八十畝

貴赤延安總管府

為戶二千二十七為田四百八十六頃

寧夏等處新附軍萬戶府屯田

所管軍人九百五十八戶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頃三十三畝

管軍萬戶府屯田

為戶二千二百九十為田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六十四畝

寧夏管田司屯田

為屯田戶二千四百丁二十三年續食漸丁得三百人為田一

千八百頃

寧夏路放良官屯田

招收放良人民九百四戶編聚屯田為田四百四十六頃五畝
亦集乃屯田

新附軍二百人徙屯亦集乃合即渠開種為田九十二頃五畝
贛州路南安寨兵萬戶府屯田

為戶二千二百六十五為田五百二十四頃六十畝

汀漳屯田

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為田汀州屯二百二十五頃漳州屯二百

五十頃

高麗屯田

置立屯田設經畧司以領其事每屯用軍五百人

廣元路民屯

為戶共八十七為田九頃六十畝

叙州宣撫司民屯

成宗元貞二年復故羅站戶一千一十七戶依舊屯田戶四千四百四十四戶

紹慶路民屯

成宗元貞元年撥成都義士軍八戶增入為戶一十二戶

順慶路民屯

元貞二十年復食二百一十二戶增入總之五千一十六戶

潼川府民屯

食充屯戶總之二千四百一十二戶增入

夔路總管府民屯

新附軍內食老弱五十六戶增入

重慶路民屯

食編民戶二千三百八十七戶并召募共三千五百六十六戶

成都路民屯

充屯戶三十一

續食千戶萬德所管民一十四戶

保寧萬戶府軍屯

為戶一千三百二十九名為田一百十八頃二十七畝

叙州等處萬戶府軍屯

為屯軍二百三十一人為田四十一頃八十三畝

重慶五路守鎮萬戶府軍屯

發軍一千二百人為田四百二十頃

夔路萬戶府軍屯

為軍三百五十一人為田五十六頃七十畝九

成都等路萬戶府軍屯

為戶二百九十九人為田四十二頃七十畝

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軍屯

為戶一千一百二十八名為田二百八頃七畝

廣安等處萬戶府軍屯

為戶一百五十名為田二十六頃二十五畝

保寧萬戶府軍屯

為戶五百六十四戶為田七十五頃九十五畝

叙州萬戶府軍屯

為戶二百二十一名為田三十八頃六十七畝

五路萬戶府軍屯

為戶一千一百六十一名為田二百三頃一十七畝

興元金州等處萬戶府軍屯

為戶二百四十四名為田五十六頃

隨路八都萬戶府軍屯

為戶八百三十二名為田一百六十二頃五十七畝

舊附等軍萬戶府軍屯

為戶一千二名為田一百二十九頃五十畝

砲手萬戶府軍屯

為戶九十六名為田一十六頃八十畝

順慶軍屯

為戶五百六十五名為田九十八頃八十七畝

平揚軍屯

為戶二百九十八名為田六十九頃六十五畝

遂寧州軍屯

為戶二千名為田三百五十頃

嘉定萬戶府軍屯

屯軍一十三名為田二頃二十七畝

順慶等處萬戶府軍屯

為戶六百五十六名為田一百一十四頃八十畝

廣安等處萬戶府軍屯

漢軍一百一十八名為田二十頃六十五畝

威楚提舉司屯田

為戶三十三戶為田一百六十雙

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軍屯

軍屯六百戶為田軍民已業二萬二千一百五雙

鶴慶路軍民屯田

軍一百五十二民一百為田軍屯六百八雙民屯四百雙俱已業

武定路總管府軍屯

軍內僉一百八十七戶為田七百四十八雙

威楚路軍民屯田

軍內僉三百九十九戶內一十五戶官給荒田六十雙余戶自備

已業田一千五百三十六雙

中慶路軍民屯田

軍人七百九戶官給田二百三十四雙自備己業田二千六百一雙
曲靖等處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軍五十六戶增入田
四百雙俱係軍人已業

烏撒宣慰司軍民屯田

軍人八十六戶皆自備己業

臨安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

為戶二百八十八為田一千一百五十二雙

梁千戶翼軍屯

為戶七百人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雙

羅斯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

為軍人一百二十戶

烏蒙等處屯田總管府軍屯

為戶軍五千人為田一千二百五十頃

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帥府民屯

止令民戶八千四百二十八戶瓊州路五千一十一戶田一百九十二頃九十八畝雷州路一千五百六十六戶田一百六十五頃五十一畝高州路九百四十八戶田四十五畝化州路八百四十三戶田五十五頃二十四畝廉州路六十戶田四頃八十八畝

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糧兵屯田

為戶一千五百九十九戶為田二百八頃一十九畝

湖南道宣慰司衡州等處屯田

為戶清化屯軍民五百九十九戶田一百二十頃一十九畝烏符軍民屯五百戶田一百三頃五十畝白倉屯軍民五百九十九戶田八十六頃九十二畝

國朝屯田

軍卒一人屯田十畝每年納米五石其所食衣糧亦出於田而不

給則田十畝卒一人年淨得米五石

國朝兵漕論屯營之田

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都于此者皆割據夷落之居
惟我

朝以華夏正統承

上天之新命立嚮明之洪基體

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于此建極圖治焉

六宮百官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費有不貲焉者歲計何啻
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公建建閫屯兵列戍率
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內調手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
將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賦有限

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
優裕豐贍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和

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惜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棄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常用之餘漕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之下首奉責職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為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

水利田

禹分渠

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地尤甚故道何自積石歷龍南到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通驪二渠以引其河北戴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河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

周溝洫之法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曰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邑立之屬相連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甸方百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其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四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方井九万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十三万四千二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万四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倣焉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

畿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二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万夫四鄰之田遂
廣深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
洫溝澮廣二尋深二仞

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
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方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晦圖之則遂後溝
橫洫後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賈正議曰鄭知遂澮溝洫然者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
其遂溝洫廣深亦與井田溝洫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之
法而言之也鄭知徑容千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後川上有路而
差之凡道皆三涂川上之涂則容三軌道容二軌軌皆八尺其
畛宜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容牛馬及人之步而
不容車軌也

賈正議曰：「方夫者，萬三十三里半里。此解經「方夫有澮之義，千夫、方步、方步有三十里百步，百步是半里，以九澮摠而言之，則方夫矣。又十澮於南畔為橫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文尺之數，蓋亦倍澮。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故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

遂後溝橫澮，後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遂入溝，入澮，入澮。注川周田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其溝澮固元異制，則遂人匠所掌其制也。說者言遂人十夫有溝而為溝澮之法，匠人言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則為井田之法，誤矣。遂後溝橫澮，遂水注溝，地勢當如此。說者謂遂人其遂後匠人其遂橫，則誤矣。小司徒九夫為井，田可知。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余言之也。然遂人百有澮，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澮，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十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

同之間有澮則九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澮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澮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峯澮以同峯澮亦其大畧云尔遂入溝入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其溝澮固不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也其制一也

井田之法自說溝澮者不通故曰采地之制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澮紛紛異議於是始失而不知周時皆用井田凡曰田者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同井謂鄉遂用溝澮非也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孟徹則是邦國亦用徹法後世拘九夫為井以為造都鄙之說則是井田之法獨都鄙為然故云鄉遂公邑用溝澮法不知周礼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固不一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八尺深一尺謂之畝
姑人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曰此畿內耒地
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耒地制井田異於
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
以出賦稅共洪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三方八里出田稅
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中容四都六四成方八里出田稅緣
邊十里治澮

以匠人攷之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茲不易之制也一
說謂方里之內二溝十里之外九洫百里之內九澮一說謂一同之
地直達而為遂者九方相溝而為溝者九千洫而為洫以百

計之九矣澮而為澮以千計之九矣匠人之制豈其然乎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稍公三十里而廣倍汪云謂不壅地之溝也鄭司農云謂水漱齧

之溝故二十里而廣倍凡行真音亭水聲折以參伍

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攔邑界切參分去一大防外攔

凡任索約大汲其板謂之无任

稻人掌稼下也以耨畜水以防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利舍

水以澮寫水以洿揚其芑又作田

雍氏掌溝瀆澮地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

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

成周總論

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之所向溝涂除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南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凡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通地所非於方夫之外必有大川圖而西焉潁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說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乾旱之患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洫之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也以蓄畝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爲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也考王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也自溝末言之謂之稍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為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一曲一直則溝洫之制磬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溝洫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利也

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內鄭國鑿徑以注
閼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
澮卽信臣之於南海馬臻之於鏡湖張聞之於新豐塘劉義
欣之於芍陂鉗盧李襲稱之於雷陂史臣書之以為異績之
特名主於不足耳

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也溝徑畛除道
路雖不同皆謂之除司險曰五除是也

楚吳蜀水利

滎陽下引洞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
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
通溝洫淮之間於吳則通溝三江三湖於齊則通淄濟
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奪古避沫水之害此
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既百姓饗其利

魏水利

魏襄王使西門豹爲鄴令使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爲鄴令不知用於是以吏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吏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爲兮生稻粱

秦鑿溉田渠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元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竟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用注填闕之水溉擇齒之地四萬餘頃收皆二種於是閼中爲沃野元凶年命曰鄭國渠

奉李水開蜀渠

奉平天下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壩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郫下以通舟舡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知舒城觀所謂一門三堰者問於君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書則漢美吉侯信始基而魏楊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於舒人之不忘其思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高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者皆裂地爲主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孫亦用力戰王吳獨信臣上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

世之利而愛惠豈與賈濟相伴哉夫攻城野戰殘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也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餓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賈濟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然彼賈濟之死泯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之

漢文帝水利

文帝以文公為蜀郡太守穿煎波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漢武帝水利

孝武元中河決於瓠子東南至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汝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焉元光中大司農

鄭當特言引渭第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既田益肥閼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今齊水土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

河東守潘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何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何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趙人今少府以爲稍入

嚴罷言臨晉民頓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

文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賴以絕商顏東至山
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
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
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海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山谷以溉
田而穿中輔渠虛軼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
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
陂山通道不可勝言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見寬爲左內
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帝
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內史
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渠漬畜陂澤
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戒令
吏民勉農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趙中

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穰陽注渭
中袤二百里溉田千五百餘頃因名曰自渠民得其
饒歌之曰田於河所池陽谷曰鄭國在前白渠起後率
鍾烏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溉且糞長我
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
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
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自臨決河港白馬
王壁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於是卒塞瓠子
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非也
自戰國以來地理家所載禹稷多失其真孟子禹
疏九河淪濟澤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按禹貢揚州淤于海海達于淮泗是禹之特淮泗無

達江之道也及吳王夫差掘溝通水以與番會于黃
池然後江始有通淮之道而孟子之說是誤認吳王
所據掘之溝以為禹之舊江矣司馬迂河渠書載
禹河疏二渠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
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是河自龍門而發以至于大陸者皆為一流初非有
二渠也自齊威公填九河之八流以自廣惟其徒駭
一河通流至秦之時河決魏郡然後始有二流而子長
之論是誤詔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之舊河矣地
理之說最為近古者莫如孟子史記然且誤詔後
世之迹以為禹之舊功則夫地理家之所載益可
疑也

宣帝水利

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宣七具丘縣乃各更穿溝直東經東郡畧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水利

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埋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為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節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七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收其業特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息夫躬傳躬言奉開鄭國渠以富國強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渭注

太倉下以省輔輸議不可成乃正

翟方進傳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常時閔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或鄉曲歸惡言方進請陂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美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西黃鵠

西漢摠論

漢治河凡五策隄防以塞水穿渠以分水或欲復九河或欲決河注湖中或言不與水爭地漢用二策一隄陂一渠穿按本志孝文時河決酸棗武帝時決瓠子成帝河決館陶後決平原皆築塞之則漢治

河之策大抵出於隄防耳平當曰經無隄防築塞之
文賈逵以增堤爲下策張戎以隄塞於平地猶築垣
而居水觀此則專用人力以隄防非至計也按本志武
帝塞瓠子河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潘係以穿渠
引河宣帝時郭昌更穿真河是將以分殺水勢也
是時馮遂則請開屯氏河孫禁則請開焉焉河平
奏言則欲求能浚川疏河者賈逵中策亦不過多
穿漕渠以分水勢是治河之策宜無以異此也若復
九河之說決河注湖中之說皆不可行所可行者獨
不興水爭地之說耳

後漢章帝水利

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邵部安豐縣有楚孫
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納

順帝水利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十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晉武帝咸寧元年東南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從之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土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當陽侯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涇圩高地皆多香塔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廟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簿當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膳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為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蠃蚌而

洪陂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令者宜大壞堯及荊河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今飢者不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種至春大種五穀五谷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預又言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繅爲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此種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此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也臣見尚書

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漢侯相應遵
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
據其見不從遵言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
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
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三十六百口可謂至少而
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其恤而
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異直以不害理也人
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
夫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
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荊河
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
五百餘頃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
無爲多積元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滂荒溢大爲災害

臣以爲宜發明詔勅利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
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在立
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勝阪之類皆決歷之長吏
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耐功令比及水
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堰
溝渠當有所輔塞者此尋求微跡亦如漢時故事早
爲部分到上須東閭東南休兵交代各番一月以佐之
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
今因其所患而宣瀉之跡故事以明近夫理昭然可
坐而論得臣不勝愚意常以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朝廷從之

張閼音聞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閼
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

馬端臨曰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廣四尺謂之溝十里之城廣八尺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則夫一同之間而損膏腴之地以爲溝洫之制捐賦稅之人以洫溝洫之利蓋不少矣是以能特其蓄洩以備水旱子產相鄭猶必使田有封洫蓋謂此也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制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白之徒以其爲功然水就下者也彼而遇之利於旱歲不幸霍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隄防以紓水患也

宋元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荊河刺史治壽陽于時土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網維補緝墮宜緝理芍陂良田百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若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脩理有舊漕引淝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經由是遂豐稔

後魏水利

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有表曰富平西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以禹舊迹其西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北渠中計昔時高於過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溉高懸水不得高上雖復諸處止按旧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面河

水狹水廣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今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脩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用良田計用四千入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北斜新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新小河二十日功即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偏水凡四溉谷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

裴延攜為岳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康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飢餓延攜自度水形營

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十倍

唐武德七年間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

黃河溉田六十餘

真觀十一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稱以江都俗
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田
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
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祥性曰鄭白渠溉
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磴堰通黃水
渠流梗澁渠一萬許頃諸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
鹹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灌溉濟
後爰旱應大利益太尉元對曰白渠水帶淤泥灌
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衆若
使流入同州則水饒足此為碾磴用水淺渠水隨入

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磴皆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終得六千二百餘頃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絃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家緣渠立磴以害水田一切毀之百姓蒙利廣德二年上戶部侍郎李栖筠等奏圻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觀碾磴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粳稻三百萬石

大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開決鄭白二水渠毀碾磴以便水利復秦漢水道

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田發閔轉人開陵陽渠

真元八年嗣曹王臯為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

則為浸溢旱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挑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旱乃令合錢鑿井人以為便

元和八年孟簡為常州刺史開漕古孟漬長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八年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准詔開衛州黎陽縣古黃河道從鄭滑節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平詢諸將吏得道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弘正請開古何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皆上聞詔許之乃於鄭滑兩郡徵促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濶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以注新

河遂無患十三年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餘頃

憲宗水利

唐帝丹江西隄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

穆宗水利

長慶二年溫造為朗州刺史奏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復為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陵四縣田五千頃

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週迴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笕凡放水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

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餘頃作

作湖石記言若隄防如蓄洩及

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周顯德三年以尚書司勳郎中何

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涇水以

宋太宗淳化四年知雄何承短及

懋請於河北諸州置水利田興堰六百

門灌溉詳見七田

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主

臨言保州塘藻以西河築堤植木凡十九里隄內可引

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為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服

戎馬後之中書言諸州

縣占淤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

煙廢詔諸路監司訪辱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說注
勸誘修塘堰圩堤功和有實當議旌寵

蘇軾上書論之畧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
皆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
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
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
則沮格之罪重如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
且古政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
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
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導規壞所怨田
產或指人舊物以為官陂民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
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若而行此哉

熙寧四年御史劉摯言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

之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等將合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實聞於朝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貶竄王安石為昉辨甚力遂寢不報

六年賜屯田員外郎侯督餼等淤田各十頃叔餼等引河水於田決清水於幾縣澶州間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如此朝廷不知也

七年提舉河北韓宗師劾程昉道瀝沱河水淤田而隄壞水溢廣害民八罪昭昉分耕王安分祈王安石復為之辨明云

原武等縣使壞廬舍墳墓又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杖之民

即繆曰詣闕謝耳使者因代為百姓謝於田表
遺吏詣鼓院投之狀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投安石喜
上亦不知其妄也

呂氏曰汴河乃京師之司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謂
決水淤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深乃北邊之設
險而安石以唐樂為無益數欲廢之本朝恃河以
捍虜恃汴以通食恃塘樂以安邊而安石乃於根
本之地數出高奇之策以動之其罪大矣
六年詔創水碓礱碾確有坊灌漑民田者以違制論
不以赦原

沈括言浙西諸州水患久不䟽障隄防川瀆皆湮
廢之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從之
七年賜江寧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

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劉瑾言体訪楊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潤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已令司農事結絕欲令遂路轉運同選官覆按施行從之

興脩水利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高紹興七年漳州守臣呂頤浩脩復馬氏特屯塘田萬頃

侍御史蕭振奏乞詔親民管各分委土豪共脩陂塘水利縣滿任批書印曆量加旌賞

隆興元年知紹興府吳芾乞浚會稽山陰諸暨縣舊湖以復水利及築蕭山縣海塘以限鹹潮從之

又開掘鑑湖

乾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園田謂草蕩河蕩菱蕩及陂湖溪港岸際築壘畦園果耕種者所令守倅縣令同措置五年知明州張津奏乞開東錢湖潁水灌田後之七年四川宣撫使王炎奏開與元府山河堰溉南鄭褒城四九十三萬三千畝有奇紹獎論

淳熙二年淮東總領錢糧臣奏脩復鎮江府東練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萬畝從之

淳熙三年鑑察御史傅淇奏近臣僚奏陳園田湮塞水道之害階下復令監司守臣禁止園叢此乃按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無所憑依而肆意築園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場計畝納錢

利其所入給稟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興觀民
戶及吉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今絕其源後去毋復此志
可令漕司及常平司察之

寧宗嘉定七年令臨安府復西湖舊界至自嘉
泰以復續租地段侵占湖面處盡行閉招仍不蠲
歲增租錢

蘇文忠公進單鴈吳中水利書

切觀蘇常湖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
常歲其五六月指之則為十害於三州逾五十
年矣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問出使
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
求東州之吏目未嘗歷覓地形之高下耳未開講
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

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陲視之茫然猶墮堦索逢以為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之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于彼以鈔視其迹自潯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宜興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今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故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及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握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旦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嘗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

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吳驗之閱三
州歲賦所入可見矣錫覲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
漬之田皆魚鰲遊處之地低澤之甚也其田去百漬
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早死何哉蓋百漬及
旁穿小港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湮塞與平地無
異雖去震澤甚近民力難以私奉時官又無番意疏
導者苗卒埽乎槁死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
之日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水利屢上書監司乞
開百漬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
十九條是年大熟皆百漬之驗歲旱皆不可不開
也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
西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地頃東
南其勢然也自度歷二年欲便粮運遂築此隄橫

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至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
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
江岸之東水低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陡岸阻水之
迹可覽矣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茭蘆叢
生沙泥漲生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
一村昔為湍流奔勇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塲園
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
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也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
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
後水勢遲緩無以徐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
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
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
江尾茭蘆之地迂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

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本橋千所橋欲各闊二丈每十橋可開水面二十丈

十橋共開水面二十丈隨橋欲開芙蓉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咸常州運河之北偏古有洩水入江一十四瀆曰孟瀆曰黃汀瀆曰東岳港曰顧氏港曰五瀆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涇昔皆以洩農水北下江陰之江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瀆立為斗門每瀆于岸北先築隄岸以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瀆堰走

運何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
即罷提峯始欲以為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
之智以至敗事也錡觀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
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
而不言措置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梓
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
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此也今
先開鑿江河故道湮塞之處淺得積水他日治函
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
本也宜與縣西有夾亭千瀆淺長塘湖東入太湖田
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及白鶴溪而北入
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港北入大江今皆名
存而實亡累有之利便者獻議欲依古開通皆為

彼豪民計構不行僅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熙寧八年歲大旱鑄觀太湖水退數理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并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湖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三萬六千頃自蔡吳江岸及諸港湮塞積水不洩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疑承張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及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也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至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

勢亦一同鑄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致青龍由青龍洩水入海昔鑑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也湮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萃亭青龍入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開浚本縣官吏未與施行鑄觀合開三州諸港潰不必全籍官錢蓋三州人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者謂昔人創望亭奔牛呂城三堰慮運河之水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然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綢運者何耶鑄曰昔之大湖運及西來衆水無湖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河道未嘗湮塞故運河之水常慮走洩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慮歷以來足築至吳江岸

及諸港浦一切湮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
堰頭雖廢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
復不復則運何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
利害也或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皆有塘園或
三五百畝蓋古之人蓄水以灌田以今視之其塘
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
牛羊蓄放鳬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錢曰
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
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洩則置而為無用之
地若決吳江岸洩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蓄
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
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人賢人君子
大智經云莫不除害與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

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過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安亭江徙之知不漏商稅又不知反挾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嘗見蘇州之苗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洩積水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咸上疏言仲淹走洩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錫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羅文恭公乞開凝湖園田狀

浙西園田涇塞水勢所在皆有獨凝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被姦民包裹園田築斷堰岸致水勢

無由發洩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之水全籍古來斜
路等港通洩湖水下徹大小石浦出吳松江入海遂
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同崑山縣尉躬親看視米閘
利害據申到潞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
通太湖匯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
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南趨東
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宅大石三浦
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潞山湖北取
吳松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非中為一澳係古來吐吞
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潘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
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潘中又有路港
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為小西浦上達山門
潘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為三道殺洩

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吳松江江湖二水晝夕往來疏
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
水源今來頑民輒於山門潘之南東取大石浦西
取道揭浦並緣凝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跨數里道
截湖水不使北流尽將山門潘中園占成田所謂斜
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嘗
言園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文餘尺餘壅入田
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園斷其
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
蕩滌通利即今於塞反高於田遇水則無處洩瀉
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下下流既壅其勢必
湏潰裂四出散人民田理無可疑者事聞有旨命
羅昉親相視開掘農民聞命歡躍不待告諭已

自襄糧合夫萬餘先行掘鑿並湖臣浸復得為
田百姓感恩人人以手加額刻置碑石備坐所降聖
旨不得再有圍築以為無窮之利

圩田水利

江東水鄉隄河南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云
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
沿隄通斗門每門䟽港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

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議脩圩官賞
罰又詔脩圩錢米及代民種糧並於宣州常平
議倉米內措撥詔建康新豐圩租米歲以三萬
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
近歲墾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始立額

紹興二十三年詔以永豐圩賜奉檜亡死圩復歸有司

乾道三年詔令淮西總領所撥付建中收到子粒令項
椿管非詔旨毋得擅用

臣僚言秦檜既得永豐圩竭江東漕計脩築隄岸
自此水患及於宣池太平建康昨據總領所申通
管田七百三十頃共理租二十一萬一千餘石當年所
收總及其半次年僅收十五之一假令歲收及及完
數不過米二萬餘石而州歲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
十倍及下江東轉運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廣乞
依浙西例開掘及免租戶積欠從之江東轉運司
奏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今五十餘載橫截
水勢每遇泛漲衝決民圩為害非細雖營千頃自開
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頃而損害數州民田失稅數
倍故將永豐圩廢掘諸水其在側民圩不礙水道

者如舊詔後之其後漕臣韓元吉言此圩初是百姓請佃後以賜秦京又以賜韓臣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五十年間皆權臣大將之家又在御府其管莊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舡囊橐盜賊鄉民病之罪圩田龍病民也於是開掘之命遂寢

乾道九年詔戶部侍葉衡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五月衡言寧國府惠民化成舊圩四十餘里新增築九里餘太平州黃州鎮福定圩週迴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週迴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無蕪縣圩岸大小不等週迴總約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岸共約四百八十餘里並皆高闊壯實涉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甸之農民實

為水利於是詔獎論之

寧國府汪言地圩無大害惟童圩最為民害只

決此圩水勢且順從之

宋湖田園田陂塘水利

紹興五年春二月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旁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為灾度曆嘉祐間始有遁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甚嚴政和以來創為應奉始發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壬子歲嘗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利害自廢湖以來每

縣所得租課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

東山之相湖等處尚同堂詳請臣訪問應民然湖
田盡行廢罷其江東西圩漕臣躬親相度以聞

朝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
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平湖之地多為
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隄弥望名曰霸日旱則據
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則遠近濫而民田尽沒
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鈞利從
紹興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倒常熟諸
浦舊來雖有朝沙之患每得上流延湍可以推絛
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濠為田認為永
業乞加禁止戶部奏在法潞水之地衆共溉田者輒
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

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園裏有旨從之
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勢家園田湮塞流水諸州守
臣按視以聞其平江府委陳玆作相度玆作乃上其
宜先治者凡十浦并合開園田一十三處詔令守臣
沈度限開掘既成復詔浙西提刑曾逮新躬審
實

宋沙田蘆塲

紹興二十八年詔戶部員外郎莫濠同浙西江東淮
南漕臣趙子瀟鄧根孫盡檢視逐路沙田蘆塲先
是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塲為人冒占歲失官課
至多故以命濠等既而侍御史葉義問等言貧
明受害乃詔沙田蘆塲止為世家詭名冒占其三
等以下戶勿一例根括尋詔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

上並增稅餘如舊置提領官田所領之不隸戶部
二十九年詔盡罷所增租

元任都水言開江

任發伏讀書云三江既入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於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尚何淫潦之足憂哉二江已塞僅有吳松一江今下流何沙匪淺塞若及早開浚工費省而勞為力數年之後愈久愈湮工費倍而難為功所當預為之計也大抵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低沙泥之遂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汭流各得其當庶不徒勞民力虛費錢糧昔范文正公蘇東坡歐陽文忠公葉內輪朱晦庵皆陳言修浚或各於告費而不行或惑於

浮議而弗講或如行而終輟或營脩不得其法因
脩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缺官董治愈見煙
塞二十餘年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良田多
棄為荒蕪之地深可痛惜區區管見惟以開江
圖岸置閘為第一義也

任都水水利議答

議者吳松江前特深通今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
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為者歟荅曰東坡有曰
若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
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
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捆或
作堰或築狹為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艇
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薄潮日盛沙泥日

據而吳松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渚
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
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為可也議者曰
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間一次水災亡宋南渡百
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
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籍
蘇湖常平秀數郡所產以為國計常時尽心經理
高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
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然為之
又使名鄉重臣專董其事豪富上戶箴言不能訕
其耳玆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
一橫塘田連阡陌位々相接悉為膏腴之產以故
二三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又居位者未

知風上所宜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
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旱頻仍也議者曰蘇
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古称澤國其地不可
作田今欲圍築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晋宋以降倉庫
所積悉仰積於浙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
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
西之地低於天下而蘇湖又低於浙西甌山湖又低於
蘇湖彼中富戶數千家每歲種植芡蘆編釘椿
篠園築埂岸豈非逆土之性何為今日盡成膏腴
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既是甌山最低之處尚
可經理為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何其愚也議
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
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西水利明白尚恍何謂無成

大哉治水之法有三歲河港必開閘閘必高岸必高閘

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僅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寧有豐年耶東亦言浙西水旱乃人事不脩之積正此謂也昔范文正公親開海浦議者沮之公力排浮議疏浚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考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園岸閘竇三者俱脩則水旱不可無民食可足誠為久遠之計朝廷何為而廢之荅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心於水利常謂脩圖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脩矣水旱豈足矣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園岸閘竇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小則小害大則大害是以年上有荒蕪不可大害

種之田深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者皆募大供
役取辦於富戶部夫督役則責成於司三者皆非其
所樂所以猾吏豪民構扇必欲沮壞而後以朝廷未
見日後之利且見目前之擾是以成事則難壞事
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
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議者曰行都水
監既是有益衙門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明議罷
之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
彼小民無知但見工役之繁豪民肆姦又各供輸之費
所以百官阻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
數等之極治方畧皆不相同非立專司豈能功使水
監衙門真為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
何為周漢唐宋之世未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

斯言信矣若浙西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即今中原高
阜之處安用水監河道司為哉然則高阜之處水
監既不缺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知之甚也
數年之後河港淺塞水害茲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
興修水利之事彼橫議者豈得終阻之哉曰水利固不
可不修然今隴西漢唐二渠止是責於有司修浚民更
不擾浙西水利何不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渠長
流水也浚成深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性不一
整方法治亦殊其可以漢唐二渠例視之哉宋賢而
范文正公蘇文忠公正荊公朱文公皆命世大儒經綸
天下之大材尚各建築設官置卒專力經營必有所
見若令有司蕪管何往而不敗事

元潘應武言安放湖水

浙西地勢極低米糧豐厚自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三萬六十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低海又一路有急水港五十餘里下殿山湖由港浦而入海古人開溝渠淒涇漚之類無非為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々脩築園塍官府常々修浚水路滂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豈不博哉若公私之力少有不及則民居蕩折而厚利以失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宋初廢弛故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瀕開浚五浦費錢米一十八萬餘貫石自後置農水利者專管湖塘

事起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餘萬至聖廟創立

魏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脩江河湖塘僅免水患
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
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澀口曰汭港口曰小漕
港曰大澀口曰小澀口各闊十餘文通潮水往來潮退
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江而玉海古人
謂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洩水路故也歸
附後摧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淒悉
皆淺狹潮水湖中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
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溢
西北風下澱山湖郊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
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去夏一水澱山
湖太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今年可耕者皆是

人力與天時爭勝負農家日踏車車水出田者子
女脚皮夜生趺田外河水高於田內數尺近有稻
禾將熟又為暴風驟雨激毀園塍全園渰沒子女
號天慟哭老農血淚交頤今秋雖熟即自茅麥無土
可種或遇風雨來歲又是荒歉連年屢矣未見施
行一日過一日一年復一年積久不決園塍坍塌再遇
淫雨悉為魚池民居蕩析公私坐失厚利彼特修
治用費既廣民力困之悔亦無及愚坐隨營田司官
親曾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
澱山湖東大小漕港斜漚等處固是洩水尾閘今
為權勢占據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褐浦石浦
千墩浦小漚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若先於
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實為居

安慮爲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成退然後次第開浚
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元都水庸田使麻谷馬治水方畧

參詳浙西田土多籍大湖灌溉所利甚大若何港閉
塞不能徹稍遇大雨湖水泛溢渰沒田禾爲害不輕
吳松江原受太湖潏山湖諸處上源急流自古可敵
千浦浙西之水來既有源去亦有委近年以來上源
吳江縣一潏山湖邨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裹爲
田及邊近江湖河港沙灘滋生茭芦阻遏上源水勢以
致湖水無力不能衝滌潮沙遂將東江塞滿今大湖
之水不流於江而北流入於至和塘田太倉出劉家港
入海并潏山湖水東南流於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
泖由新涇上海浦注江達海今平江路總管李通議

并崑山州官常從事仕嘉定州達魯花赤燕帖木
見上海縣石縣尹知水利人張桂榮朱文祥何珎徐鑄
任千戶一同講議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分疏派洩
庶消湖水泛溢之患將上源吳江州一帶石塘橋洞一
石三十餘處每處展闊一丈使太湖水勢快便將太
湖東南澱山湖迤東湮塞河道浚令深濶一以洩湖
邨之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嘉定應有湮塞河道亦行
開挑分洩湖水添注劉家港入海又將各處江湖河
港一切橋埧并圍裹成田魚蕒菱蘆葑絆阻水去處
盡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侵據阻遏水利
元都水庸田司集江湖水利

越絕書云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州諸溪西
北宣州諸溪並注之蓋諸山峙於西地形高阜蕪南

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木植其中勢若盤互非藉江河

深利何以通洩設遇雨潦則泛溢四溢環湖低田其
能免淦沒乎范文正公所謂天開澤國衆流所聚而
江海之涯地勢皆高若欲導洩積水在乎時七點檢
太湖東岸北岸通江河道不致諸物閉塞可也蓋
環湖低田利在洩潦蓋沿江傍海高田亦伏湖流
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深利乃可引潮澆灌由是言
之凡太湖出水隘口宜常通利不宜畧塞也諸小湖
在大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洩太湖注江連海
數內澱山湖閘係吳松江注洩尤爲切要其湖周圍
二百五十里自大盈趙迤等浦以出湖松江諸湖惟
田澱山湖與渾潮相接最近者上源所注不急則潮
沙注潮漸成於澱按韻畧澱者水中泥也即淤之謂

也湖以澱名豈非始於是乎富勢由於澱而圖襄成
田由是湖水與諸浦漸遠而所洩益微若非就湖內圍
田名開河渠及時_上修浚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
也又按崑山郊宣云吳江石塘障遏東流之勢是致下流
潮沙日漲半為平地此處乃太湖洩水下吳松江第一要處
古賢交口立論以曉人者必是此處不當閉塞古來於
堤間多置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洩水蓋欲仗
其急流奔注江河衝將潮泥免致水患然尤慮橋柱之
阻水今人不知此意或便於行路則壩塞河口或隄於
巡防則密置橋樑此又不止於橋柱之阻水也矧以芟
蘆魚簞等物障遏必得官司於此處榜示告戒使
之戒之利害可也吳郡續圖經云自太湖東至松江有環
曲而為匯者甚多類疏濬而後免水志有白鶴匯者

乃嘉祐間李兵部復歸崇寧間知漕使宣宣和間
趙提李霖三次開浚又有顧浦匪者乃沈諫議立之
開浚又有千墩金陵諸匪乃儒者傳既乞行疏決又
有盤龍匪者范文正公嘗經度之寶元間葉內翰清
臣乃驍為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推原此匪皆由
上源閉塞潮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匪者
漲塞江心阻心阻水尤甚民尤病之及有新華嘴分莊
嘴嚴家嘴暴漲為害俱開鑿蓋嘴即匪之異名也
元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浙西古楊州之域歷惟全泥破田惟下下得水之利雖
博而被水之害亦大宋有邨僑者嘗論天下之水以
十分為率自淮而北五分田九河入海大江而南五分
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大抵浙

西水澤之數外高內低勢若盤盂但遇霖淫水輒泛
溢欲使洩于江海共江海日有西潮抑遏湖水渾流
倒注未逮去遲日積月增漸至於礙導之有方則有
無窮之利治之無術則有無窮之害古之智者蓋
未嘗不深察於此而盡力乎溝洫也國家收附江南
之初年谷屢登不聞水患所司因循失於經理積而
至於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六年之間三曹
大水所在膏腴悉成巨浸百姓缺食賣子鬻妻不
可勝計官振虧失後中書省奏淮大興工役開挑太
湖練湖澱山湖等處并通江達海河港又加以修築
圍岸自此歲獲豐收所在官司宜將已開河道時常
捃治庶幾不廢前功柰何牧民者畧不顧問大盈等
浦張塞如舊吳松江面於幾愈增幸而數年之間雨

水虞謂不顧其患僅隨往年濬澤為害非輕述蒙朝廷設都水庸田司專督其事數本防災可為良策每年勸率百姓修築田園極治河道租有成效然而數年之間事功齟齬識者固已憂之去年春夏之交淫雨頻作平江松江大被水災溝洫滿盈田園損壞今都水庸田司又已革去修浚之責歸于有司且吳松江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少匯西至河過浦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洪比之舊時百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於上海新涇太倉劉家港豈能盡洩諸郡之水又鎮江州陽縣有練湖亦被權豪於湖白高處圍裹成田侵奪衆利浙西水鄉農事為重何道田園心常修築二事可以無行而不可偏廢今修園一事有司已有定式潞山練湖亦有原定畧畔必雖嚴

切申明常加浚治吳松古江已被潮沙湮漲役重工多
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成田恐亦
未易除毀即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新涇及
劉家港流注于海合無順其必趨之勢於上海太
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盡行開鑿務使支脈貫
通流洩順便及乞照腹囊會通河并新開通惠
河撥戶差軍体例設立撩淺人夫專一修理以防向後
復淤之患官民幸甚

元秦定初開江

秦定元年江浙行省以平松江通海河道壅塞
軍民官勢侵占水面為田逐年水旱租仍官民虧
失大利委官同本處正官踏視講議到吳松舊江
二道為泥經大盈浦二河合挑緣癸巳歲禁止動土

諸諸工部論報云上項河道江浙省已嘗議議修則官無虧糧民可足食難與其餘土木之工休停罷由是中書命奏行省左丞朶兒只左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例湖州嘉興平江與本府不分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一項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賜仁發銀一錠換子二領始於是年冬十二月五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功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良法

元至順後水因閘患復開元堰直河

閘置乘宜水旱淫交病府講于行省畧曰太湖周迴八百餘里吞吐百川之水連接澱山湖長邛俱由六閘而出每閘止闊二丈總計一十二丈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滯乎燕以隨潮啓閉一日之間不過數

時去歲天雨連綿湖邇水漲緣諸港閉塞不能急
洩致將田苗一槩淹沒城郭民居皆成巨浸今歲八
月又值淫雨復行盈溢推原其由蓋因石閘啓閉
有時水勢不能直達故也其烏泥經閘內舊有河
身徑入浦合趁此農隙將舊河直道從宜開挑
以導宿水否則來春雨水田苗必復被淹小民愈困
深係利害未報閘司臬按部下議促之府復請而
始報可次年二月開浚凡旬有三浹計傭工方一千九
百工有奇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斯弭聞吏愷尸
曠以摧開陳乞于府後堰如初至元四年水復為
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而又克鑿之六年知
府楊伯亭台復決潘家浜閘內舊堰直河迄今

蘇湖常州秀才田高下不等以十分為率低田七分
高田三分所謂天下之利莫大利水田水田之美無過
於浙右五代末吳越錢王獨居東南專享此利宋范
文正公當論于朝曰江南園田每一園方數十里有
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水利澇則閉閘
拒江水之害澇不及為農美利常詢訪高年云曩
時兩浙未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
有撩清夫專為田事道河築隄以戒水患于歲時
熟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慢於農政不復
修葺田園河港大半墮壞今江浙之米石不不一貫此
之當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前都水
監於江面置閘節水終非經久良法且如見置三處

本意潮來則拒入江之水潮退則放江水決潮殊不
知江水之源築水勢細緩內水外水高低無幾又聞之
相去不遠決於之水既淺且緩又烏能衝激潮沙而
不積於江也施之常年初無損益設遇澇歲觀其
傾洩江湖巨浸則見其能此乃所謂徐不行極溺緩
步救焚香者也海者百川之所宗水有所歸則不泛
濫善治水者必識其源流可也常經行太倉劉家
港及吳松江之佐石登高眺遠隨流尋源為今之計
莫若因水勢之所趨順其性而疏導則易於成功劉
家港之南有一港名南石橋港近年天然深濶直通
劉家港西南通橫塘以至夏駕浦入吳松江其中
間有迂迴窄狹處若使疏浚深濶則太湖洩水一大
路也某今棄吳松江東南全漲之地姑置勿論而專

意於江之東北劉家港白茅浦等處追尋水脈開
浚入海者蓋劉家港即古婁江三江之一也水深港闊
此三吳東北洩水之尾閘斯所謂順天之時隨地之宜
也惟開浚之法付之有司例將有田之家差夫動擾
猶為未便乞從省府差委詣通水利官詣沿海各處
相視合浚港浦具數計工擬議申聞或都水監分官
前來或選省府能官於浙間富戶內勸率百十家斟酌
遠近及功績巨細照依捨粮賑飢例優以官祿擬定
品級令其開浚考其成功如工役輕省者量行優叙
如功績重大者優以一官激勵勉勵庶幾勞而無怨
擾不及衆假如凶年勸令富戶捐粮賑濟不過救一歲
一處之災尚優以官推此恩例成此美績則可弭浙
西數郡久遠之災寧不偉歟經治之後更須都水監

差官樓行督嚴各州縣每歲修葺使其經久不廢
或委行省官專一提調庶幾敦督事嚴免致有司
樂歲則苟且玩視以為常程設遇勞歲則束手無
措敗事傷農詩所謂逆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
繆牖戶者此也水利有成則樂歲相仍國富民誠
非小補

國朝夏忠靖公治水始末

永樂元年四月上以蘇松水患為由憂會戶部尚書
夏公原吉特往疏治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
士吉齎水利集賜公使講究拯治之法公於是上奏
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宿夜警惕惟勤咨訪
敎臣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其事官屬及諳曉水
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最居

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潏山苕湖以入三江頃為浦港煙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松江諸浦導其壅治以入于海按吳松江舊濶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縣澹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障塞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宜急浚吳松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港白茅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今下流壅

過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澹浦口可徑達海宜浚
令深濶闊上接大黃浦以達連湖泖之水此卽禹貢三
江入海之迹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園岸以御暴流
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

上從其言會集民丁開浚如每身先勞之布衣徒步
晝夜經營不遑寢食目爲之赤或勸公少休公曰吾
自安之雖盛暑不張蓋或持蓋至公曰衆暴體赤曰
吾忍獨求良乎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之道疏壅
滯修隄防浚溝洫水患乃息既而有欲于澤于上者
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文移抵公所公
歎曰民疲極矣救死且不暇况復役乎即馳奏曰車馬
則徒勞民力耕種則已失時何益

上悟事遂不復

魏文靖公重修捍海塘記

浙西按察使陳公璇述其同寅僉憲陳公永重修捍海塘之槩以書來屬予記之蓋大海去海鹽城東一里許而洪濤巨浪晝夜播撞古有塘岸專以捍禦潮汐其保障軍民之功不止海鹽一邑而浙西諸郡皆賴之其利豈淺哉永樂初塘壞有司以聞

上遣通政司使趙公居任董蘇松嘉湖數郡軍民修築僅完宣德中巡撫侍郎周公忱復俾民圩塘裹增土五丈仍令嘉興府差夫七百人分方守候遇坍即修歲以為常正統九年秋風潮大作塘復衝決水溢四境傷民禾稼及郡縣倉糧知府黃懋

後請于朝

朝下布按二司相勘於塘豪重築新塘用銀且四十萬因令所屬有罪人納贖以充費景泰五年夏四月僉憲公實領其事乃因塘故址壞砌大石內實瓦礫勞來功工役曲盡恩意於是人爭效力費省而功倍塘之廣十有二丈高一丈八尺真足以障怒濤而捍居民然予惟賢智之士為民興利除害不患其難患其易壞蓋繼之者無其人則已成之功未有不墮廢者也此憲使公汲汲欲紀僉憲公之績之本意後之為藩臬為郡縣者嗣其功而習葺之則海隅蒼生豈復墊溺之憂乎是為記

錢文通公浚松江浦匯記

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然水至吳松則又分二道

而入海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滬山潮經吳松江以
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禾之水達黃浦以入海高下
既殊旱淫交病然旱惟東北受病其患小水則西北
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松江自勝國末湮塞迄今
逾百年與言修浚非無其人然或沮水浮議或怵於
鉅費因循歲月卒莫能卒稍遇淫雨即成一壑國賦
虧而民難食矣天順二年都憲崔公奉

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為尤甚乃奉府判洪
侯景暨二縣尹楊昕李紋治之德侯等相視以為江
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功
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松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
又有新涇西南至蒲匯塘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
丈深皆一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

地鑿及新塲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磊塘嬰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貫噫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餘沿江耆耄耄相與鼓舞而言曰茲江之澤為吾民病久矣曩時掌人者雖廉得利害而訖無成功寧知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是幸也程工而授計口而食民雖勞而不怨則面本岳永之計熟愈於此哉溥松人也且職史事故請書之

徐尚書治水奏

臣等切惟東南地勢低下水患自古有之永樂初元水復漲溢

太宗文皇帝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大加疏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港浦仍復湮塞為患益甚

仰惟

皇上軫念地方命臣等會同修浚蓋將極墊溺之民於衽席之上化魚鹽之區為稻梁之域臣等敢不罄竭駑鈍以圖仰副

聖意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奏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芟芦之地疏浚深濶導羽太湖之水散入淀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茅浦洩淀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于海開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茅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鹽鉄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淒涇洩天目諸山

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自弘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幸而一向天氣晴和人無疫癘凡百衆庶爭先效勞即今水患消弭人無墊溺之憂田有豐稔之望列郡士民莫不慶抃是非臣等之能皆

皇上盛德大福廣被東南之所致也今將修浚過港瀆盡圖貼說謹具奏聞

松孝生金藻三江水孝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州滌源九澤既陂今東江已塞而松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

定惟其無溝所以靡入東風則西決西風則東潰
一雨連旬數月如海此頻年水患所以不可救治
者良由備之不預慮之不周託之不重而任之久
也孔子稱禹尽力乎溝洫孟子稱禹以四海為壑
愚不可忽者也治水君子順此而行之則有無窮
之利忽此而不行則有無窮之害順之之道有六
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鈞財
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之要在任得其人而已
矣任得人而六事不舉者未之有也六事舉矣水
不為利而為害者亦未之有也所謂任得人者治
水救民莫大之事况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伏聞堯舜治水必委之於神
禹而輔之以伯益放能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洪惟

我

太祖高皇帝設立府縣司牧區圖糧里所以重農事也
太宗文皇帝專任戶部尚書夏公總督江南水利
數年來民蒙其澤但當時任之不久而繼之無所
以其功不全其利不遠今之治水總之以貪憲而
已凡百舉動不得自為事功難成愚以為若欲水
患消除必遵

祖宗之法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守令而
催辦於糧里不宜泛遣他官而墮失厚利添設耆
塘而擾害良民也是故有敬德有實學有高識有
遠慮有仁慈有剛果不恃己之聰明而採納天下
之公論不恤己之勞逸而體萬夫之凍餒斯可以

濟大任而成大功謂勸省視者伏聞

神禹治水十三年居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後世居
子乃欲不出郊原而求其刑賞當水利修自生民
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是故有能廉不省視與無廉
能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續與不
賞罰同省之時與民約信某日到某鄉某月到某
縣三月一週一年三遍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
雨不更期大約省視一年二年圍岸可成三年四年
溝洫可深五年六年浦瀆可通七年八年三江可
入於九年開竇可完石隄可備可圍水利省視在
里長一區水利省視在糧長治農縣丞則省視一縣
治農通判則省視一府而守令則兼之也提七郡之
剛而以功分數為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乎上綱紀
乎下者大臣之佐也若夫相與調劑以成其事者

巡撫也相與糾舉以正其法者巡按也如此而水利不興菽粟不如水火者吾未之信也顧君子省視何如耳所謂鈞財力者財不鈞則無食無食則多怨力不鈞則無功無功則徒費愚謂園岸溝洫田戶存者不須起倩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修之一尺一步皆有歸着今之修園者不令自為須要起倩彊者不服役弱者不得休其弊甚多不可附說往年開河每里起夫二三十名傷於大多在家人戶又無所助雖或有之亦是弱者官府給糧不過數斗倉廩有限其能再乎愚謂總是民財何須勞擾為今之計莫若每甲朋出長夫一名三時治水一冬休養其餘九戶分為九等每月一戶貼錢三百六十文十天一冊往來宿食百夫十冊千

夫百舟自正月發運已畢水工方興至十月開倉
納糧水工又止千夫修一處萬夫修十處各自立
功以憑賞罰惟是石隄開竇或憂浩費欲乞

朝廷暫將七郡魚課舡課竹木雜貨量停起解番充
水待至功成之後悉依原議庶幾不以積習害機
宜不以近利墮永制而萬年之功成矣所謂循以
序者事以緩急功有難易知所先後水利修矣昔
人以開江置閘圖岸為東南第一義又以河道田
園二事可兼修而不可偏廢此皆確論但惜其失
先後之序故後祖人之者率多以開江為急而圖
岸溝洫漫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少積習久而曲論
生愚以為江固當開閘園當置圖岸溝洫則在開
江置閘之先而圖岸又當於溝洫也修園之法水

漲則專增其裏土不狼籍水涸則兼築其外岸方
堅固圍大者其中須畫界岸但今低鄉圍岸蕩無
根基須得椿笆方可修築若乃震澤諸湖須用石
隄如高郵三湖可也高郵三湖資其行舟以運糧
震澤諸湖資其灌田以出糧皆宜專任大臣經理
其事而不惜所費况江南運河亦資震澤諸湖之
利豈可獨畚心於彼而不加意於此乎開溝無他
法惟在深廣而已開河之法疾流接乘緩流拂剪
污泥盤予平陸開挑開江之法與開河同但各處
包帶積流田土與夫沙塗水蕩却用長夫開以溝
洫或以疆界墾闢成田召人耕種抵足原租餘充
開費待至開江之時遇有所損之處即以此償之
如此則上不煩官下不損民中不害事而橫議息

息矣老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二句切中今時之病蓋高鄉不收無溝故也低鄉不收無岸故也至若池塘又高鄉急務大約有田一頃開塘十畝可以蓄水而防旱矣所謂探本源者天下之事有利有害莫不皆有本源也利於民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害於民者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水之利害財貨之盈縮生民之休戚

國家之安危係焉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竊見弘治五年江南久雨湖泖相連風濤湧民居漂蕩迨及六年乖氣流行疫癘作至於七年宿水連春夏雨過時養麥禾苗極目沉淪飢民逃竄絕野蕭條凡此災害雖曰氣運之常一人事不修之故今欲救其已然之災不若因之以救未然之

灾除一二年之害不若因之以除千百年之害救
己一二年之灾倉廩府庫是也救未然千百年之
灾江湖田野是也江湖浚治後田野開闢田野開
闢然後百穀豐登倉廩溢溢盜賊可息獄訟可簡
教化可興礼樂可作尚何灾害之足憂哉荀卿曰
田野者財之本也倉廩者財之末也事業者貨之
源也府庫者貨之流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程子曰五事内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而治之
朱子曰順五行修五事生財之本也治水君子明
而至於肅義哲謀聖則修矣治而至於時雨時暘
時燠時寒時風則順矣五事修矣五行順矣於時
相克而生百穀生穀而成府六六府而資三事而
成九功九功叙九叙歌此礼樂所由興也是故修

隄防以救滂土克水修江湖以救旱水克火也修
炉冶以為鍛火克金也修斧斤以為耒金克木也
修耜耨以為穀木克土也夫五行之序不同而所
同者水為先也是天下萬物無有先於水者也先
於水者兩儀也兩儀之先大極也譬則大極祖也
兩儀父母也五行五子也水長子也欲幹父母之
壺固在手子而長子尤其所重也夫五行以水為
先猶五事以貌為先治水君子恭敬以修其貌咨
訪以修其言巡省以修其視採擇以修其聽備慮
以修其思以合五行以叙九功以慰萬民之所望
以副

聖天子之所託廢幾端本澄源而君子所當留心者歟
三江水學或問

上或問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此禹貢揚州治水之法子既揭之以為一篇之綱領者當矣而又引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何也曰三江沔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入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然底定也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惟蔡氏得紫陽夫子之傳故其言也九州之州浚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治水君子篤信而深思之則諸澤陂障自有不可得而已者曰三時治水一冬休養與論語使民以時孟子不違農時不同何也曰斷不可泥至冬乃役之說以陷民於死亡也蓋至冬乃役而上入執宮功之數非若水

利乃野外工役不可以冬月為之也詩云蟋蟀在
堂役車其休又曰塞向墜戶入此室礙又曰三之
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書於仲春曰平秩東作於仲
冬曰厥民隩蓋三時勤苦一時休養今古之通誼
也曰近日開河亦是冬月如何亦成曰幸得一冬
晴暖所以不見甚傷然終不可為法蓋嘉定人夫
亦多死者曰開河必動大眾如何保得不死曰程
子開河他人管者多死程子管者不死一人只是
處置得宜耳曰役夫衆多如之何可以全其生也
曰冬月不役是求生之一路也老弱不用是求生
之一路也衣食溫飽是求生之一路也痛革暴虐
是求生之一路也有疾即興之藥而發回是求生
之一路也船舍近便是蔽風雨是生之一路也如

此求生而尤不免於死是誠當死者也然亦不可
不為之祭埋而厚恤其家也曰常年治水不亦勞
乎曰春秋常事不書凡用民功無不書者所以重
民力也合義不合義必書得時不得時必書惟修
泮宮不書立闕宮不書修阡陌不書浚溝洫不書
二百四十二年無一筆豈皆不用民力於疆畝哉
誠以四事如飲食然不可一日而闕者也聖人之
教萬世至矣曰春秋有浚洙之文何也曰洙魯地
水名莊公畏齊來伐故浚以防之非為農民興水
利也

三江水學或問下明日客復來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言九州之川澤也子之引之却是專言揚州可乎
野人曰既言九州則揚州在其中矣客曰不用者

塘可也又用糧里可乎野人曰糧里舊所置耆塘
今所增也不足而增可也既足而增可乎所謂十
羊九牧者也客曰上得其人則雖用耆塘亦不害
野人曰與其上得人而下不得人孰與其上下皆
得人乎客曰府縣下鄉首視得無擾民如柳子之
論乎野人曰先之勞之聖人之言也勸課農桑守
令之責也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公侯之事也循行
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之職也何有聽民自為而坐食
者乎柳子之論為擾民者發之過也客曰隨其田
傍自修溝岸不若計其田畝鈎其工程為蓋田有
長倚徑者橫有出涇者有不出涇者用子之法則
長倚涇者用工大多橫出涇者用工大少不出涇
者無工可為豈得為鈎野人曰舊時鄙見亦如

此然鈞則鈞矣終是甲治乙田丁修丙岸非惟不肯尽心抑且無賞罰思之十年始遇有識乃上海六宗愷却與華亭曹憲副定庵之意正同蓋不出涇之田澇則不得洩旱則不得溉糞則難於入歛則難於出凡有此田者多是貧難者下戶多優恤者也若其橫出涇者與長倚涇者旱則易於溉澇則易於洩糞則便於入歛則便於出有此田者多是殷實有力者也故定為此法凡愜輿情使貧乏者既得安生而有力者又無計以偷閑堅固浚滌者既得以豪賞而於淺踈脆者又無以避罪愚所謂一尺一步皆有歸着一賞一罰皆得其當者誠非臆度之言也客曰低鄉無土如何修岸野人曰

此則須用載土揚泥且如商賈從長沙販米經年

累月涉歷風濤只是欲得未故不辭艱苦今在平
河載土近處撈泥得一舡即是一舡之米得万舡
即是万舡之米但既之於田歲歲取之無窮也人
患不載不撈耳客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野
人曰四年淹沒万姓漂流尚謂之無事乎且愚見
不過遵

祖宗之法守聖賢之規修隄防浚溝洫修川源而已
何擾之有客曰探本源只當探水之本源如何說
得到五事上野人曰三江之水原自太湖太湖之
水源自諸山諸山之水原自天雨天雨原自地氣
地氣原自人心善心善見五事修五事修則五行
順五行順則五氣和五氣和則五休徵應反此則
五咎徵應矣故曰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